主编 杨莉 责编 仲伟 版式 方蕾 校对 廖焱炜

口述历史 川剧名家② 第二季

晓艇一入梨园七十年 卸妆不谢幕

扫码上封面新闻看视频，听川剧名角晓艇讲述人生第一场戏。

川剧名家晓艇。

晓艇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，父亲给他取名华章，寓意锦绣华章带来生活美满。然而美好的希望为现实所累，父亲靠拉人力车养活一家老小。晓艇仅在私塾上了两年学，由于无法支付学费，被迫辍学在家。

中莲池，成都南门的一条老街，不远处，是曾经的华瀛大舞台。1938年，由著名京剧演员刘奎官策划搭建，主要演员有刘奎官、刘荣琛、段丽君、刘兰英、白玉蟾、蒋宝印、万里霞、吕慧春等。此后十年，京剧成了这里的主角，也成了晓艇生命中重要的一笔。

壹 演没台词的小皇帝 首次上台

1947年，8岁的晓艇牵着大人的衣角，第一次走进了华瀛大舞台这个热闹之地。台上刀枪闪动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给小晓艇带来了极大的视听震撼。

“家里太穷了，戏票都买不起，我就跟着大人偷偷摸摸进去听，或是躲进厕所里，等开戏了再出来。可以说，京剧是我学戏的源头。”

幼年晓艇完全被京剧吸引，常常夜不能寐。那时的他就暗暗下定决心，自己也要去台上唱戏。正好晓艇姐夫当时就是唱川剧的，看到晓艇爱戏，便将他带进了川剧班子，跟随王登福学唱川剧花脸。

初入梨园，也没有任何表演经验，晓艇上台一点也不紧张。人生中的第一场戏，他扮演了《三尽忠》里的小皇帝，没有台词，由大人牵着走。

“因为我家附近就是戏台子，受京剧感染很深，进剧场三天就能上台演戏了，一点也不怯场，他们就说我是吃戏饭的。”

贰 扛回师傅最爱的花枪 师徒泪别

就这样，晓艇算是正式入了梨园的行当，演书童、打“轿旗”、穿“马衣”、跑“报子”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就是二不挂五的角色。”这些龙套角色虽小，却成为晓艇今后艺术生涯中重要的“垫脚石”。

世事艰难，年幼的晓艇除了学戏之余，还要帮师傅王登福照顾烟摊，帮师娘带娃。1949年，又适逢王登福的剧团遭遇变故，面临解散，王登福只好打发众弟子另谋出路。临走之时，师徒二人含泪话别，王登福无力为晓艇提供盘缠，只得将平时练功时的花枪赠予爱徒，“一是留作纪念，二是不能荒废武功，更不能丢掉学戏的决心。”

年仅11岁的晓艇，扛着师傅的枪，一路从新繁走回成都，几十公里路，吃不上一顿饱饭。他对前路既有未知，也有憧憬。

1950年，回到成都，晓艇进入到锦江剧院的蜀育川剧团，拜王国仁为师，演一些娃娃生的角色。小生有大小生、二小生和娃娃生的区别。“娃娃生就是当书童，给主角牵马。”出演诸如《安安送米》中的安安、《打猎回书》中的咬脐郎。

随后，由文联沙汀、艾芜，李劼人等出面，将当时包括蜀育川剧团的4个民营剧团组织到一起，成立了大众戏院，就是后来的锦江剧场。晓艇回忆，当时有400多名艺人，因为里面不乏像他那样大的孩子，于是又专门成立了儿童组。

叁 摘下川剧第一朵『梅花奖』《逼侄赴科》

1959年，成都市川剧院成立。此时的晓艇21岁，风华正茂，正式拜入第三位老师曾荣华门下，专攻文武小生。提起曾荣华，晓艇十分敬畏，“可以说，戏剧精髓正是由曾荣华老师传授的。”

“曾荣华老师唱小生，得道是在他那里，那个时候我才算真正晓得怎么演戏。”晓艇的拿手剧目《酒楼晒衣》，便是曾荣华教的。

1982年，由川剧院改革制作的音乐实验剧《红梅赠君家》演出获得成功，剧院决定翌年赴京演出。此时，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刊物《戏剧报》和《戏剧论丛》，正开展对江苏省昆剧院青年艺术家张继青的“推荐演出”，看了成都市川剧院改良版的《红梅赠君家》，中国剧协认为也应该从川剧中推荐好演员，晓艇由此上了“推荐演出”的名单。

1983年，“推荐演出”正式规范为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，川剧院《问病逼宫》、《红梅赠君家·放裴》和《逼侄赴科》三个折子戏和大幕戏《跪门鉴》赴京出演，晓艇以一出《逼侄赴科》摘得了首届梅花奖。

提起这次经历，晓艇万分感慨，“这个事，是运气好。1983年我在北京演出，我们剧院去的人很多，3个大小生都去了。除了我，还有蓝光临、罗玉中，罗玉中现在已经去世了。蓝光临演第一个戏，我演第二个，罗玉中演第三个。我演的《逼侄赴科》中了，都是运气好，当时根本没想到会在北京拿奖。《逼侄赴科》在北京引起轰动后，拍电视、拍电影，全国各地到处跑，因为去教授《逼侄赴科》，江浙一带我都跑遍了。”

人生·改变

交响乐带进川剧 让传统唱腔“洋”起来

川剧有五种声腔：昆曲、高腔、弹戏、胡琴、灯调。高腔是川剧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声腔，明末清初传入四川，结合了四川方言、民间歌谣、劳动号子、发问说唱等形式。高腔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乐器伴奏的干唱，即所谓“一唱众和”的徒歌形式，帮打唱为一体。

1982年，作为川剧实验改革的剧目《红梅赠君家》却一反传统，采用以钢琴为主体的交响乐队进行伴奏，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议。晓艇，不仅是这个戏的主要演员，同时也自发地参与进了川剧改革的浪潮之中。

戏剧改革 洋唱腔要融会贯通

“上海音乐学院沙梅教授来到成都，带来的是他呕心沥血写成的音乐改革实验剧《红梅赠君家》，我便迫不及待地主动请缨，要支持改革实验，我要用实验成果来说明改革方向的正确。”

将交响音乐作为伴奏带进川剧，实际上就剥夺了高腔的自由性。每一拍怎么唱，全部都在节奏里。哪只脚踏哪一步，都有其规定。

“交响音乐它是不将就你的，节奏过了就没了。”晓艇如此评价。

在参与沙梅的戏剧改革中，晓艇也总结了些许经验，他认为这种唱法之于川剧，有利有弊。

“高腔是没有伴奏的，把交响音乐加进去，叫奏，不叫伴。虽然有了音乐，但是也就是个符号，没有真正伴奏到位。”

之后深入的改革试验中，晓艇以及川剧院从沙梅的交响乐团里汲取了大量经验，同时也丢弃了不可取的成分，真正将交响乐的伴奏方式融于川剧的唱腔情绪与节奏中。对晓艇来说，《红梅赠君家》的改革试验，使他意识到，一些“洋”的东西只要运用得当，也可以和自身的“土”结合起来。

摒弃“干吼” 学习意大利歌剧发声

就川剧传统的唱腔来说，晓艇将其形容为“干吼”。

“很多川剧演员的嗓子，到了一定年纪就不好了，是因为唱法有问题，靠干吼。”晓艇现场展示了“干吼”式唱法，声音十分具有爆破性，确实响亮如洪钟，但可以想见的是，如果长期以“吼”唱戏，嗓音必然受到影响。

1983年，晓艇自费前往上海学习意大利歌剧发声，试图将歌剧的浑厚运用到川剧的声腔之中。他学习刻苦，三个月之后的考试拿了第一名，而这种改良式的唱法也一直被他沿用至今。

“我去学了意大利发音，就是为了改善这个‘干吼’的毛病。”晓艇说着坐直了身子，展示了一段融入歌剧式的改良唱法。果然，这一次气更足，声音更加饱满浑厚，听起来更舒适有力。

很难想象的是，一位81岁的老人，唱起戏来声如洪钟。晓艇笑道：“前几年嗓音确实还是很好的，过了80就不行了。老了，唱起戏来就有沧桑感，这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晓艇的川剧扮相。

戏剧·传承

缺少“角儿” 一窝蜂变脸吐火挣钱了

近年来，我国加大了对戏剧一类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，晓艇也颇感荣幸。最近，他受中央电视台《角儿来了》邀请，要去参加这档大型的戏曲互动类综艺节目，他很高兴。谈起什么是“角儿”，晓艇有自己的理解。

如今，许多老一辈的戏剧大师都陷入了一种沉思：如何培养一名优秀的戏剧演员？特别是能担得起“角儿”的演员？

在晓艇看来，川剧的小生艺术，也挣扎在青黄不接的尴尬时期。“不管是川剧还是其他剧种，舞台艺术要生存下去，必须培养‘角儿’。中国戏剧最高奖为什么叫‘梅花奖’？因为梅花在绽放的时候，是没有叶子的，这就是‘角儿’。戏剧是‘角儿’的艺术，必须要靠‘角儿’来支撑。”

谈起如今的青年演员，晓艇在赞誉之时透露出深深的担忧，“没有大家风范，功力不到位，不唱情，或是唱起来干吼，好是好听，但不是这个人物，这都无法成为‘角儿’。如今的川剧，由于市场需要，不可避免地走进了一些误区，变脸、吐火成了挣钱的技术。”

“学川剧挣不了钱啊，但是变脸吐火可以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大家都喜欢看，现在外行人都以为川剧就是变脸吐火。”谈及此，晓艇也是百感交集。他感叹那些有天赋的青年演员疲于奔波挣钱，而忽略了川剧真正的艺术特性。缺乏仔细钻研的精神，也就很难出现“角儿”。

“川剧院曾经有一个很有天赋的女演员，唱得好、演得好，人也生得美。最近转行学昆剧去了，哎，因为不挣钱。可惜这个人才了。”

作为川剧传承人，晓艇身上肩负着将川剧发扬光大的责任，每年要带两个徒弟与四出戏，自己也乐在其中，“不管是谁来学，都教。”

“我近些年比较高兴的是，已经有人继承了我，孙勇波、杨坤昊都学得有模有样。我很高兴，可以这样一代代往下传。”

孙勇波，第二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，师承晓艇，习文武小生。杨坤昊，90后川剧演员，是晓艇的小徒弟，12岁得小梅花奖。

名家档案

晓艇，男，原名文华章，1938年生，四川成都人。国家一级演员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中国戏剧最高奖“梅花奖”首届得主。师承曾荣华，工文武小生。代表作《逼侄赴科》、《问病逼宫》。

晓艇的学生在排练。

部分照片为资料图片
摄影 刘牧雨 刘微
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徐语杨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